

涇野子內篇

〔明〕呂柟撰



理學叢書

理學叢書

涇野子內篇

〔明〕呂柟撰
趙瑞民點校

責任編輯：毛雙民

涇野子內篇

〔明〕呂楠撰

趙瑞民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12印張·244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9.40 元

ISBN 7—101—00954—9/B·190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同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蘭絲，無不辨晰」（黃宗義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

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豐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術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八三年五月

前言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縣人，生于明成化十五年（公元一四七九年），卒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

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呂柟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年間，兩度引退，居家讀書講學。嘉靖初年復起，因議禮被下詔獄，不久被謫貶到解州任判官。在解州時，他建立了解梁書院，政事之餘，便在此講學。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在南京先後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寺卿、太常寺少卿，在柳灣精舍、鷲峯東所等處講學，是他學術活動的鼎盛期，影響很大。黃宗羲稱他「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明儒學案卷八）。還說他的「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明儒學案卷首師說）。後來任北京國子監祭酒一年多，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

呂柟在明代理學家中以躬行實踐、踐履篤實著稱，他的學術主旨就是「尚行」。對這一點，當時人已有評論，鄒守益（東廓）寫給呂柟弟子的贈王克孝云：「學之敝也，口耳晦之也。子之師以躬行倡之，庶其有彰乎！」（鄒東廓集卷一）萬曆時馮從吾撰關學編，總結呂柟的學術思想特點為「重躬行，不事口耳」（卷四）。

躬行實踐的一大特點，就是「不爲玄虛高遠之論」（關學編卷四），不故作驚人語，能實事求是、正視現實。內篇卷七載：

伊川舟將覆，無怖色。人或問之，曰：「心存誠敬爾。」同舟一人曰：「不若誠敬都忘却好。」先生曰：「此意思皆高，然不如指揮樞人、舵人，使順風也。」

呂柟所謂躬行實踐，當然是理學家修齊治平理論的實踐，因而首先是指個人的道德實踐。他自己在這方面做了表率，他的舉動「一切準之以禮」，「數十年未嘗有偷語惰容」（關學編卷四），「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明儒學案卷首師說）。他告誡學生，「一言一行都要以理學家所講求的道德規範爲準則，」事事不放過」（明儒學案卷八）。內篇卷九載：

先生謂大器曰：「汝與曹、汪二生同飲食，舉盃、起止亦須不忘道理。」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正謂此。」

呂柟認爲個人的生活作風是衡量其學問道德的標準，如果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就不是真學問、真道德，這樣的人就不可信從。他說：

汝輩今日在此講論，不消拘拘於經史上。即如今日用應接上下或言語、衣服都是學。故當時曾子、子夏講論時，常說今日某人行冠禮差，又說某人行喪禮差，一一在這上面考究。今人說及此，便以爲粗迹了。此等處講得既明，却就要下手去做。若有一等人，所講者是一樣，看他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又是一樣，這便不可信他。若所講者如此，著的衣服、住的房屋也是如此，這箇人一向這

等去，何患不成。（內篇卷十四）

他認為書本上的知識和道理，祇有通過實踐才能掌握。內篇卷七載：

問：「五經四書熟後，再看何書？」先生曰：「行後方能熟，雖不治他書可也。」

由宋迄明，談天理講道學的人往往是空談多，實行少，呂柟却致力於事事實踐，變假道學為真道學，因而為衆所矚目，備受贊揚。

呂柟在講學中涉及到「性與天道」等理論問題時，同樣注重躬行，注重人事。

在「理氣論」上，呂柟強調「理氣不可分」，如說：

理氣非二物，若無此氣，理却安在何處？（內篇卷十三）

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邊了，說箇「亦」字不得。（內篇卷十六）

在物質與精神、事物與規律的關係上，能有這樣的認識，比之宋代的理學家還是有所前進的。

在人性論上，他認為，「天地之性，善而已，亦只在氣質之性中」（張子抄釋卷一）。「蓋性在何處尋？只在氣上求」（內篇卷十二）。他把性和理都落實在氣中，亦即氣質之性中。他要求學生時時事事注意克去私欲，逐漸變化氣質。他說：

學者真積力久，自有所得，不可旦夕期效。今人氣質不是貞元會合的，或有稟得木多的，或有稟得土重濁的，及胎生之後，有聞有見，被那習俗流入漸染，皆成私欲，不是一朝一夕，如何一時去

得盡？須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學而時習之」，久之習俗始去，貞元始復，豈一朝一夕所能到？（內篇卷二十七）

這正是「事事不放過」的踐履篤實精神。

在認識論上，呂柟針對張載「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聞見」（正蒙大心）的說法，正確地指出：

德行與聞見相通。（內篇卷八）

張子曰：「德性所知，非聞見小知而已。」此言固是，亦太高了。比如伏羲是開辟以來第一箇聖人，他亦不曾廢聞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身。（內篇卷二十七）

張載的錯誤所在就是廢棄聞見，根本否認感性直觀在更高層次認識上的意義。

對於「德行之知」與「聞見之知」的關係，呂柟還有進一步的闡發：

心盡亦由多見多聞中來，但不溺於見聞則知矣。（張子抄釋卷一）

德性之知亦或假見聞，但不恃焉耳。舜、孔亦思見聞。（二程子抄釋卷六）

指出「德行與聞見相通」，「德行之知」是以「聞見之知」為基礎，但又「不溺於見聞」，而是從中提煉、升華，達到新的認識，這是對張載認識論思想的改造和發展，是站在巨人肩上取得的成就。這一創獲，正得益於他的躬行實踐的學風。

呂柟的學術淵源來自河津薛瑄，曾問學於薛瑄的三傳弟子薛敬之，所以明儒學案列呂柟於河東學案。薛瑄開創的河東學派「惴惴無華」，以躬行實踐為主，薛敬之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們的作風無疑影響了呂柟。

呂柟是關中人，關中是理學發源地之一，宋儒張載在這裏開創了關學一派。在明代，關中的理學形成三原學派，學風與河東學派相近。呂柟尤與三原馬理相友善，在太學同窗數載，出仕後書信往還不絕。黃宗羲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明儒學案卷首師說）明代中葉以降，王學是最大的一股思潮。王學興起，空談心性不務實事的人愈來愈多。呂柟意欲扭轉風氣，挽狂瀾於既倒，倡導躬行實踐，培養學生做成真道學，希望「他日治一邑一郡，則必有此意方好，庶不負今日之所講矣」（內篇卷十）。這種注重實踐，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對今天亦不乏有益的啟示。

呂柟的著作很多（詳見本書附錄呂柟著述知見錄），集中反映其理學思想的有五經說、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涇野子內篇等數種。五經說、四書因問和宋四子抄釋在體例上即依傍他書，自以因文釋義居多，很難全面反映呂柟的理學思想。內篇一書，基本上包括了呂柟各個時期的講學語錄，並依講學先後的順次編排，便於我們分析其思想發展的過程。講學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語錄的內容因而很豐富，不但比其他幾種著作更爲全面、詳盡地反映了呂柟的理學思想，還如實地記錄了呂柟講學時與弟子的問答情狀。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呂柟講學中所用的很多成功的教育方法，諸如因人施教、注重啟

發、尊重學生、師生相互問難討論等等。該書在明代已受到學者重視。馮從吾修訂內篇，易名為涇野先生語錄，序云：「涇野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載雍正陝西通志卷七十四）嗣後黃宗羲編明儒學案，敘呂柟學術思想，所引呂柟言論全部是內篇中的語錄。清代關中學者賀瑞麟也說：「先生著書不下數十種，而惟內篇最著。」（見附錄二咸豐四年補刻序）相信涇野子內篇的整理出版，有助於對呂柟的學術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為繁榮我國的學術研究做一點貢獻。

整理內篇是筆者在西北大學讀碩士學位時的課題，後在山西大學工作時完成，曾得到兩校師友的許多幫助，在搜求版本時得到王明根先生的大力協助，謹致謝忱。

趙瑞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點校說明

涇野子內篇的版本，所見有明刻本一種，無刊刻序跋，卷末有呂昫萬曆十五年編門人錄。清乾隆四年，高陵縣集資重刻，對原書體式作了一些變動，將記錄者姓名移於每卷之末，一卷中數人的記錄不再區別，刪除了不少可資考據的記錄年月，並刪去了數條語錄，有的涉及所謂違礙，有的則難以推斷刪除時的用心。四庫全書收人的就是乾隆四年刻本，鈔本中沒有多少校勘的成果，反而刪去了所有記錄人姓名。嘉慶三年、咸豐四年，高陵縣兩次補刻乾隆四年書板，從傳世的印本看，補的部分既少，校訂亦甚疏略。光緒七年，高陵縣再次集資重刻，即以乾隆四年刻本爲底本，校勘則得失參半，整體上看尚不如乾隆本。據此可知，明刻本之外，乾隆本是最重要的一個版本。

這次整理涇野子內篇，以明刻本爲底本，通校西北大學圖書館所藏乾隆本，並參校了四庫全書鈔本（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嘉慶、咸豐兩種補刻本。凡改正明本之處均出校。光緒本與乾隆本相同，則校勘記中僅採乾隆本。

涇野子內篇是語錄體著作，並非精心結撰，文中所引前人著作往往不準確，爲醒目起見，標點時都加了引號，如卷十一：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盡心上原文爲：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引文如無大出入，不違原意，基本上都如此處理。

點校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序

門人進賢章詔著

夫君子之立言，以明道也，然必以立德爲本，而言斯可傳也。詔嘗慨夫世之立論者亦多矣，乃或德之不立，而徒爲新奇高遠之談，則言雖工弗傳也，雖傳弗遠，尚安望其道之明哉！

蓋自濂、洛、關、閩之後，堯、舜「精一執中」之傳湮，孔、顏、曾、孟之道不講於天下久矣。吾師涇野先生振起關中，方其盛年已大魁天下，列職翰林，納誨經筵，中間多見忤於時。是故先後立朝不逾五稔，而家食者數年，與羣弟子講學於雲槐精舍，於東林書屋，樂其教者有紀錄焉。嘉靖初，以言官薦召用，又以言謫判解州，與解梁書院之教，及與王端溪公往復問答，而門人邱東魯、王光祖輩皆有錄焉。戊子春，起仕南曹，至今尚寶，四方學者多從之，講道於柳灣，於鷲峯東所。詔不敏，幸分半席於門下，爰與新安胡友大器、金壇王友標泊諸同門者數百人，日聞至教，親炙既久，各紀錄之。日積月累，不啻數十萬言，一皆道德之精微，身心之至要，爲學之大方，經世之大務，與夫天地鬼神之奧，古今人物之辯，巨細精粗之畢舉，聖賢王道之具昭。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鮮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之數言者，非先生之謂乎！況所言論，皆因一時門人士友之間，即隨以答，初豈有意於文！惟至理中涵，出言爲訓，多擴前賢所未發，於學者深有力。疑者開之使釋，蔽者通之使明，難

者處之以易，過不及者引抑之於中，曲成而不遺，中正而不艱，廣大而有倫。」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先生之言，一以至誠爲本，以躬行爲急，以憂世爲心，整整乎皆身有之，非徒言者。故善觀先生者，不於其言，而於其德也，此之謂合一之道也。

諸錄既備，諸生及門雖甚久，鮮得全見。今年秋，韶偕大器諸友叩請數四，乃得徧觀而莊誦之，竊仰嘆曰：「聖賢道統之傳，盡在是矣。」間嘗與程友默、張友重光、王友燾、陳友昌積輩數子參互校閱，大器諸友欲謀刻之，以公於天下後世，而先生之志則甚不欲傳也。然先生之心每惓惓然，欲天下之人同歸於善道斯慰也，世有至寶，豈能終輟而不爲傳世之器哉！矧不惟是，五經四書洎諸子史，皆有以闡明之，精義奧旨有釋，是皆足傳於世，不在語錄中。若夫先生之道德文章，完名茂實，則固天下人能知之，天下士夫有公論在，污不至阿其所好也。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十二月吉日，書於蕪湖舟中。

序二

門人秦和、陳昌後著

昌積讀夫子語錄，至「拳拳立誠居敬」之訓，曰：「嗚呼！是可以觀躬行矣。」夫立教者，未始不先其臺臺者也，然行質而言華，厥亦本末之理。孔子上聖，猶傷其行之不逮也，乃曰：「文，吾猶人，而躬行未有得。」斯固未易一二與淺學論也。鄒魯尚矣。宋興，二程紹學濂溪，志士比介，惟伊、洛、湖、關稍能以躬行寤寐其師，以故曠然發矇，所詣甚偉。其他諸人，質有張弛，覺有早暮，不免求扶於言論，於是有所謂答問者矣。然他日竟厭之也，且曰：「賢輩在此，只學某話說。」噫！其故可知也。

子年十七八，既夢見明道、東萊，升階質疑。夫世殊若此，所居如彼，而獲夢見，何也？蓋志至夢赴，自然之應。程子曰：「孔子夢周公，則聖人存誠處。信以傳信，又何惑焉！」今天下談子之學，或云粹行不貳，甚似明道，或云擇地蹈之，志在並生。頃，昌積事子於鷲峯也，則見其被服歡飲，談默容止，與衆酬物，細忽渺竊成兢兢，所以爲學而日煇耀龍茂也，可不謂內明外莊，鞠躬君子哉！

至授門人，則各因其資質所近，才力所盈縮而裁成焉，非不默傳，艱其人也。昌積來學也晚，意念倬忽。嘗從章宣之侍子，子因問仁體，兩人對各泛常。子久乃言曰：「宣之質甚篤實，但過計科第，陳生質稍穎，恨大驚露。故吾正好不遑恤其他。宣之仁體也，聰明睿知，守之以愚，陳生之仁體也，盡各省

諸？「兩人如教而往踐焉，則頗令彼此之身咸免不祥，且損內疚矣。昌積愚乃然，而況賢者躬行大較，此又彰彰著明也。」

於是更從諸同志備錄，凡門人所問子答，及六經括釋，並口授門人指要，萃爲帙，欲一究諸根本，惡觀世俗聞於大較，猥持揚浮長短之說，競勝自遂哉！後有同志，自省寬焉。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仲春望前三日書。